

文學批評叢刊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批評 第一集

呂正惠
蔡英俊主編



呂正惠
蔡英俊
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 第一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文學批評 第一集／呂正惠、蔡英俊主編.--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1

面； 公分。--(文學批評叢刊:5)

ISBN 957-15-0398-3 (精裝). ISBN 957-15

-0399-1 (平裝)

1. 中國文學-歷史與批評

829.07

81003240

82909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398-3 (精裝)

ISBN 957-15-0399-1 (平裝)

發刊詞

呂正惠

七十年代以前，台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中文系的學術圈內，循著傳統的模式，「自給自足」地運行着，很少人去反省方法論上的問題。七十年代以後，外文系突然盛行「比較文學」研究，許多學者紛紛引用一些西方理論（主要是英美的新批評）來分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這就對中文系學者造成衝擊，引發一些人去探索研究方法的根本問題。

外文系的「比較文學」研究，在經過十年的盛行之後，又漸漸歸於沈寂。對中文系學者來說，外在壓力解除，也許意謂着自身存在的危機感消失。但是，老實講，外文系的十年「試驗」，並沒有為中文系學者提供多少可參考的解決之道；而這十年間，中文系本身的反省與回應，事實上也止於初步的「驚醒」而已，很少有什麼具體成果。外文系的「放棄陣地」，以及中文系因此而得到的「安全感」，並不等於問題的解決，「問題」根本就還存在那邊，只是大家不再像以前那麼注意罷了。

近幾年來，台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又面臨了另外一個新的因素。由於兩岸文化交流的恢復及日漸加強，台灣學者已經可以相當輕易的取得了大陸的譯、著。這包括：為數

不少的西方美學及文藝理論的翻譯，大陸學者所寫的宏觀式的文學、美學研究，以及最近正在努力嘗試的「比較文學」研究。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許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評價。但大陸所出版的各種理論翻譯，可以提供不擅外文的台灣中文系學者許多方便，則是不容否認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幾個朋友經過幾次交換意見，產生了創辦《中國文學批評年刊》這樣的構想。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刊物，集合一些「同志」，共同來探索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並把自己的「嘗試」發表出來，讓彼此能夠相互切磋，並希望長期下來，可以提供一些或許失敗、或許成功的「示例」，來讓大家討論。

我們希望本刊發表的論文偏重在下列兩方面：一、以具有理論自覺的方式來重新討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各種重要問題；二、以比較新的角度或方法來分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並藉此以探索「實際批評」的各種可能性。當然，這只是一種「指標」，理想的成果應該是在長期不懈的共同努力之後才能得到的。我們非常希望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心之士」來共同參與這些工作。

最後，對本刊的形成過程及第一期的出版稍作說明，並對相關的人表示感謝。本刊的編輯成員是在清華大學中語系長期舉辦的「中國文學批評研討會」中凝聚起來的。清華大學中語系一直為這個研討會提供經費與場地，我們應該對清大中語系表示謝意，並且也會記得爭取到這筆經費的前清大中語系主任陳萬益先生的貢獻。其次，本刊得以出版，必須感謝龔鵬程先生的奔走，以及學生書局的熱心支持。最後，蔡英俊先生將第一期稿子通讀一遍，作了最後的校訂，

花了許多時間與心血，是第一期終於能夠面世的最大功臣。

編選說明

龔鵬程

莊嚴偉大的事業，亦常經歷滑稽迂拙的過程。本刊之編輯，歷時三年，其事未必偉大莊重，然其迂拙，實不可諱。主編者辦事不力，難辭其咎，對本刊之作者，尤感抱歉。因為三年前甚具創見之文稿，擱延至今，總不免減弱了它們的光芒。幸好整個文學研究界並無進步，故這些稿子雖然面世稍晚，對學界來說，仍然提供了新的聲音。

新的聲音。是的，本刊旨在探討中國文學批評之方法、重勘中國文學。故所輯錄之文，皆可視為對現今學風與觀點之批判，亦為開啟新軒的嘗試。要於盤根錯節處妙施斧斤，或於昔人未曾設想處橫生知見，不妨自以為是，但求自圓其說。當然，如果這些論說也能博得學界的賞識，漸啟宗風，那就太好了。

本集所收諸文，係以清華大學中語系主辦之第一屆中國文學批評研討會論文為基礎，輔以後來該系所辦的每月文學批評討論會論文。這些論文，都曾在討論會中提出，切磋鑿治之後，才選入本集。另有些文章，則為邀撰，包括書評及翻譯。

黃景進《詩之妙可解？不可解？》一文，考察明清人論詩之妙可解與不可解之文獻，說明

其理論發展狀況，認為講詩之妙不可解者，是為了維護詩的純粹性，而講詩之妙能解者，是為了說明詩人的表達方式。

龔鵬程〈論作者〉，認為中國原有一種神聖性作者觀，後來逐漸發展出所有權式的作者觀，創作成為作者言個人之志抒個人之情，讀者也只想透過作品去了解作者，期為作者之知音。這兩種作者觀之間的關係，應是處理中國文學批評史時所必須注意的。

廖棟樑〈滋味：以味論詩說初探〉、蔡英俊〈知音〉探源，都是針對中國文學批評之基本理念而發的論文，追溯其源、籀釋其理。其中蔡氏一文，又引出顏崑陽〈文心雕龍〉知音觀念析論。顏氏認為劉勰在運用「知音」一辭時，有不同於蔡氏所描述之起源意涵者，轉化了「默會感知」之詮釋方式，進行對作品語言結構的分析。

鄭毓瑜〈先秦禮文之觀念與文學典雅風格的關係〉，也是中國文學審美論探源之作。該文不僅從文的字源意義上論中國人的文學審美意識，更從禮樂文教、含攝美善之層面來討論中國人追求典雅風格的原因。

陳炳良〈舞雩歸咏春風香——〈論語·侍坐〉章的結構分析〉乃是以形式主義理論分析《論語·先進篇》一段記載。王金陵〈皎然詩論研究〉則試圖勾勒皎然詩論之系統。游喚〈中國文學批評中意義詮釋的途徑〉，以《文選》的評點為例，結合多義說與詮釋學，強調主體性詮釋，呼籲學界多做點集評式的詮釋行為。

書評三篇，分別討論陳國球的《胡應麟詩論研究》、蔡英俊的《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龔

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一篇翻譯，則是呂正惠譯的〈俄國形式主義〉。書評旨在建立批評的規範，面對當代的文學研究。翻譯是為了與西方文學批評相對觀。凡此，皆甚易考見編輯者之用心，不煩縷述矣。

中國文學批評

第一集

目 次

發刊詞

呂正惠 ······ I

編選說明

龔鵬程 ······ V

論 文

詩之妙可解？不可解？

——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之一

黃景進 ······ 一

論作者

龔鵬程 ······ 四七

滋味：以味論詩說初探

廖棟樑 ······ 九五

「知音」探源

蔡英俊 ······ 一二七

先秦「禮（樂）文」之觀念與文學典雅風格的關係

——中國文學審美論探源之一

鄭毓瑜 ······ 一四五

舞雩歸詠春風香

——《論語·侍坐》章的結構分析

陳炳良 ······ 一八三

• 評批學文國中 •

- 《文心雕龍》「知音」觀念析論 顏崑陽 一九五
皎然《詩論》研究 王金陵 二三一
中國文學批評中意義詮釋的途徑 游喚 二八一

〔書評〕

再評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

——「比興」、「物色」與「形似」：由文心雕龍看「情景交融」論的弱形

鄭毓瑜 三〇九

評陳國球《胡應麟詩論研究》

黃景進 三一九

評龔鵬程《文學批評的視野》

張雙英 三三九

〔西洋理論〕

俄國形式主義

呂正惠譯 三四九

詩之妙可解？不可解？

黃景進

——明清文學批評問題之一

明清人論詩常有「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有意無意之間」這類話頭，金聖歎曾大表不滿，在《與任昇之》書中，他批評種觀念說：

弟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輩輩相傳「詩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之一語。弟親見世間之英絕奇偉大人先生，皆未嘗肯作此語。而彼第二第三隨世碌碌無所短長之人，即又口中不免往往道之，無他，彼固有所甚便於此一語。規其所操者至約，而其規避於他人者乃至無窮也。①

這是認為「詩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是一句搪塞規避的話；二三流的人沒有深入分析的能力，碰到分解不出來時，只好拿這句話作擋箭牌，以迴避問題。在《西廂記》讀法中，金聖歎又指斥「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這種話頭②，認為有些人原無能力解詩，於是故弄玄虛，說什麼金針不能度人的鬼話。金聖歎一生致力於詩文小說戲曲等的評點，就是要證明

詩文等的妙處是可解的，問題是在有沒有碰到解人而已。

詩之妙是否可解，這牽涉到詩的本質和文學批評是否可能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當然，注意到這問題的不始於明人③，不過，為免篇幅過份膨脹，同時也因明清人比較重視這個問題，故本文將集中探討明清人的看法。

一、妙處不可解說

(一) 「不可解」說之來源：《滄浪詩話》

金聖歎既云「詩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為冬烘先生之語，可見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觀念。青木正兒以為此說實為明代格調派之流行語，而格調派則受嚴羽《滄浪詩話》之影響④。青木之觀察甚為正確，但所引資料尚不夠全面，說明亦嫌簡單，茲略為補充如下。

首先應指出的是，「可解不可解之間」，有時也說成「有意無意之間」，如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云：

李子鱗言唐人詩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始不信，以少伯中有極工妙者。既而思之，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之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⑤。

• ?解可不？解可妙之詩•

「有意無意」與「可解不可解」並列，可見是一意。謝榛《四溟詩話》卷三亦云：「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⑥青木認為由此可見此似為彼輩之流行語，並且指出「有意無意之間」實出《世說·文學篇》，乃晉庾數之語。^⑦案《世說·文學篇》云：

庾子嵩（數）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可證青木之語的確不錯。不過《藝苑卮言》卷三已指明是出於《世說》：

王武子讀孫子荊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為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遷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卻是文章妙用。

可見「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原是仿自《世說》「有意無意之間」之語。

不過，明代格調派受嚴羽《滄浪詩話》之影響，其「不可解」之觀念實來自《滄浪詩話》。《滄浪詩話·詩辨》云：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此段說明詩有一種興趣，非依賴理性邏輯思維而此種妙趣乃超乎語言文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等一般難以捉摸。由此段強調詩有一種「非理」的，「不涉理路」的妙趣，可證即為明人「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的觀念來源；所謂「可解不可解之間」正是「不涉理路」「鏡花水月」的註解。

(二) 明人的說法

明代什麼時候出現這種觀念？嘉靖年間之《逸老堂詩話》下卷云：

蔣少傅冕云：近代評詩者謂：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為妙。夫詩美教化，敦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為詩，詩而至於不可解，是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⑧

• ?解可不？解可妙之詩•

青木根據這段話說：「蔣冕為成化年間進士，李夢陽何景明則稍後為弘治年間進士，其年代近，故蔣冕之語，似亦屬李、何一派，而為謝榛所繼承也。」（筆者案：謝榛有「可解不可解」之語，詳下）⑨青木的話有幾個問題：一、「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為妙」原是蔣冕「引近代評詩者」的話，並非蔣冕之語，故難據此論蔣與李何之關係。二、既然蔣冕時代在李何之前，即使他講過這樣的話，也很難說是李何一派。三、就青木的解釋看來，他是認為蔣冕亦主張「不可解」的，若然則蔣冕的話應只到「然後為妙」而止（因為下面的話是反對「不可解」的），順著這樣點讀，則反對「不可解」的應是《逸老堂詩話》的作者。但這種讀法恐有待商榷。因為引蔣冕的話如果只到「然後為妙」，頗令人有戛然而止，不完整之感。鄙意以為此條原是引蔣冕評「近代評詩者」的話。近代評詩者以為「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為妙」，蔣冕對此頗不以為然，他認為詩一定要有美教化敦風俗的作用，因此好詩就不可能是「不可解」，這是站在傳統儒家論詩的立場說的。故蔣冕不是主張「不可解」，而是反對「不可解」。

無論如此，在蔣冕之時已有「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為妙」的說法，是個事實，而其時代大概與李何等相近。李夢陽也說過詩之妙不能解的話，其〈論學下〉云：

古詩妙在形容之耳，所謂水月鏡花，所謂人外之人，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於是求工於字句，所謂心勞日拙者也。形容之妙，心了了而口不能解，卓如躍如，有而無，無而有。
⑩

青木正兒已經指出這段話中所謂「水月鏡花」是受到《滄浪詩話》的影響^①。這段話批評宋人「直陳」之非，而認為詩之妙正在其「形容」，此種「形容之妙」使得詩產生更豐富的意味（「言外之言」），但這種「形容之妙」卻是「心了了而口不能解」，若有若無的。所謂「形容之妙」指何而言？李夢陽在〈缶音序〉云：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重理不重調，於是唐調亦亡。……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劇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②

這段話一方面批評宋人「主理作理語」，使人不復知詩；一方面說明詩之特點在於「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所謂「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就是指出，詩的表達並非全是「直陳」，而是有比興的交錯運用，利用風雲月露等外物來形容。而比興的產生並不是邏輯性思考的結果，而是「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所造成的；換言之，不是我們日常習慣的邏輯性思考所能控制的。因此，比興的運用是屬於「難言不測之妙」，也就是〈論學下〉所說的「心了了而口不能解」。李